

母女同游美利坚

茹志鹃 王安忆 著 1983.8.30 - 12.27

非外借

母女同游美利坚

茹志鹃 王安忆 著 1983.8.30 - 12.2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女同游美利坚 / 茹志鹃, 王安忆著. --北京:
中信出版社, 2018.12
ISBN 978-7-5086-9360-6

I. ①母… II. ①茹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
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7060 号

母女同游美利坚

著 者: 茹志鹃 王安忆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625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360-6

定 价: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大方

sight



茹志鹃照片



王安忆照片

游美百日记

茹志鹃

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，于八月三十日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从北京出发去美国。美国，在某些人心目中，是个天堂；在某些人眼里又是一个地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是西方文明的先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又是蛊惑人心的妖巫，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神秘魅力。总之，它有点像迷宫。我和吴祖光、王安忆三个不懂英语的人，向“迷宫”飞去了。

美国一百二十天

王安忆

脑子里除了遗憾，便是空白了。我不明白美国，我越看得多，就越是明白。一边是移民们赠送的雕像，感谢新大陆收容了劫后余生的难民，一边是飞机轰炸格林耐得岛；一边是充满活力的牛仔裤，一边是大麻；一边是快乐的爵士乐，一边是精神崩溃的精神病患者；……这就是美国，这又不是美国。这是美国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Bye—bye, America。

1983年8月30日 晴

北京时间下午五时抵东京机场，我们在机场休息一小时又登机。在昏黄的夜色中，飞机横渡太平洋，包抄落下去的太阳，向圣弗朗西斯科（旧金山）飞去。越飞天越黑，越飞天又渐亮，越来越亮，终于在北京时间二十一点多，赶上了太阳，天大亮了。

我的手表上是三十日半夜两点，旧金山正是三十日上午十一时。我们一下飞机，首先见面的是一群十一二岁的美国男孩子。他们耐心而固执地跟着我们租借来的几辆行李车，绝不让别人染指。这车子是我们用一美元一辆租来的，退还时每辆可以取回二角五分，估计他们紧抓不放的正是这二角五分的小费。当我们把行李卸在路边，果然，他们很快取走了五辆推车，不过还留下三个孩子守着我们的行李。因为来接我们的汽车不够，要临时叫车，行李又搬动了几个地方。孩子们又拼力地帮着搬，让他们不搬也不行，最后形成我们和孩子们搬行李的争夺战。十只大箱子，我们人有五个（去讲学的萧乾夫妇和我们同行），我心里以为，不过是几步路的挪动，我们自己慢慢搬完全可以对付，不愿花这意外的开销。经过一连串动作的较量（语言不通），坐上汽车时，我们和孩子们都已筋疲力尽。给了他们一人一元的小费，三个孩子很高兴地道了谢，话不懂，但声音听得出来是由衷的。

住领事馆不远的查理旅社，是中国人开的。旅社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整个三层楼只看见进门处柜台上一个工作人员。

傍晚去吴祖光房间，无意间瞥见上楼第一间房门口，有一美国男青年叩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是一位用浴巾裹着身体的女青年，他们轻轻说了两句话，那男的便返身下楼去了。我估计很可能我无意中妨碍了人家，立即慌慌张张地拐进吴祖光同志的住房，他有位同学正在那里叙谈。我定下心来一想，不由哑然失笑。这是在美国，以中国人之见来猜度美国人，也许暴露的恰恰是自

己的中国习俗。

晚上，安忆的小同学周海瑞和他弟弟来访。他依稀仍有小时模样，不过已有了白发。他在一边念书一边打工，还要供弟弟上学，生活得不容易。晚饭时，陈若曦带给我一位同胞的问候，使我又高兴又感慨。安忆迫不及待地去看旧金山夜景了，我便洗澡上床。现在已是北京的三十一日早上九点，旧金山是三十日的晚上十点。我疲劳至极地躺着，却不能入睡。

1983年8月30日 晴

这是很长的一天，我们追着太阳飞，从地球的这端到了那端。今天有三十九个小时。

北京——上海——东京——旧金山。

萧乾伯伯招呼我过去看富士山，他是应爱荷华大学邀请去讲学的。很幸运与他同行。我、妈妈、吴祖光伯伯一行三人均不懂英语，而萧乾伯伯则有一口漂亮的剑桥英语。原先并不知道和他同路，紧张得很，身边放了两部沉重的字典：《英汉词典》和《汉英词典》。现在好了，可以一身轻松地去看富士山了。

一片云海，云海有一座小小的岛——这便是富士山了。

现在我在旧金山。

下了飞机等行李，等到了行李又等办入关手续。手续办了很长时间，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奇怪我姓王，妈妈却姓茹，问我结婚了否？是姓丈夫的姓？我说结婚了，仍姓自己的姓。他始终也没明白过来。

中领馆的陈领事来接，萧乾伯伯的朋友来接，吴祖光伯伯的朋友也来接。行李多，人也多，手忙脚乱。一个十来岁模样的男孩子冲着我一笑，便从我手里接过了行李车，另外又有几个孩子

一拥而上，接过了我们的行李，真是势不可当。我们表示不需要他们帮忙，他们就对我们笑，却并不松手。行李多，车子不够，要叫出租车；谁上谁的车，需要分配安排；人多，口杂，好一阵忙乱，孩子们则已经镇定地挣得了每人一元的小费离去了。

这几天，过路客人多，大使和大使夫人也来了旧金山，领事馆住满了，只能住在领事馆附近的一家台湾人开的小旅馆。

晚上，莫名其妙地被请吃饭。过后才知道，是吴祖光伯伯的朋友画家侯北人先生作东。在一家中国餐馆，老板姓田，是山东人，今天特为我们开店办席，办了两大桌，团团地坐满了人——有一位赵伯溪先生和他的太太。他是一个豪爽的男人，喜爱戏剧，主持了一个“海运”剧社，今年还去中国演出了一趟。今天除了他，还来了好几位剧社的先生、太太。有陈若曦女士，她是久已闻名的了。有《蒋经国传》的作者江南先生……另外，还有一位从北京来的音乐家魏立。

她，是我知道的，是我国少有的年轻女指挥中的一个。记得她原是铁路文工团的，一九七四年，她们团曾经来徐州演出，我当时尚在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，曾坐在剧场，看见过她指挥乐队的背影。不曾想，将近十年之后，在这里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。她看到我很亲热，说：“原以为这里遇不到一个熟人呢！”她一直和我坐在一起，告诉我怎么要汽水，要说：“Seven up”；告诉我千万别在美国客气，美国人不懂客气；告诉我她在这里的生活；还告诉我，她来这里三年得到的一个体会是：“一个艺术家，第一要有祖国，第二要有世界。”

“第一要有祖国，第二要有世界。”我重复了一遍，使劲点点头，我想我是很早就懂得了。

从饭店回到旅馆，便试着给周海瑞打电话，这电话号码是我来美之前他写信告诉我的。可我不相信能找到他，因为我们十几

年没见面了啊！可是，电话通了。

“我找周海瑞。”我说

“是王安忆吧！”他大声说，一下子就猜出是我，那也许是因为——我想——现在，这个地方，不会有人知道他小时候的名字了。六六年，他把这名字改了，因为他发现他居然和“海瑞罢官”的海瑞同名。当他改了名字之后，我们就再没接触过，所以，我只知道他叫周海瑞。

“我在旧金山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出来，我把字母念给你，你自己拼吧。C, H, A, R, L……”

“哦，和我是一条街，你那里是同性恋区。再过半小时，我就到你那里，我借一辆车，带你去兜兜。”

过了半小时，他来了，还带着他弟弟，一个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。他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，因为，我实际已经有点记不清他的模样和声音了。

我们走出旅馆，门口站了几个年轻人，挤在一起，好像在商量什么。其中一个把上衣脱掉，露出裸着的背。我看看他们，问周海瑞：“他们在干什么？鬼鬼祟祟的？”他回头看看：“没干什么。外国人的怪样子多呢，你很快就会看惯的。”街上很静，人不多，汽车静静地然而飞快地流过去，那气氛总有些神秘。“这里是同性恋区？”我问。“是的，那几家酒吧和咖啡馆里全坐着同性恋。”“挺可怕的。”“你不必害怕。同性恋区的治安最好了，他们决不伤害别人。他们都是上等人：律师、医生、艺术家。他们不会来碰你的。”“那么别人也不碰他们了？”“旧金山的副市长就是同性恋，他得了好多同性恋的票数呢。同性恋在这里能受到保护，所以外面有些同性恋也迁到这里来。”“在别的城市，同性恋

要受到干涉吗？”“那也不，这是他们自己的事，谁管得着。不过，最近发现了一种同性恋的性病。很讨厌！我们这是去金门桥。”“好的。”

金门桥，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的分界线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孔桥。我们停了车，走上了桥。已是十二点了，雾气很重，风很有些寒意了。“这里很凉快。”我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冷了。”他们都笑了。“这里的气候很好，冬暖夏凉。”

走着，走着，走不过去了。桥的人行道被一扇铁门拦住了，可是人行道旁边的车道却畅通着，汽车静静地、飞快地流过去。“我们下了车道绕过铁门再上人行道吧。”我建议。

“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！”他们异口同声说，带我折回了头。“这是规定。”

“可是并没有人看着呀！”我强调理由，然而回头看看，铁门那边的人行道上，果然没有一个人影。

他们带我去渔人码头，唐人街，百老汇……店铺里亮着灯，却关着门，街上很少有人。一家店门口，有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来回踱着，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。“是神经病。”他们告诉我。“哦。”“美国神经病很多。”我回头看看，他挥着手，还在演讲。“美国最有钱的是医生，医生中最有钱的是精神分析医生。”“这恐怕是一门很先进的学科。”“我看并没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是耐心听病人啰唆，发牢骚。比如，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了，便找精神分析医生诉说一番，说出之后自然畅快一些。”“那他何必花钱找医生呢？”“找谁呢？谁有时间去听他的废话，大家都很忙。”

马路对面，有个男人大声地吆喝着。“他好像是在叫我们。”我说。他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，都笑了。“干什么？”我追问。“那是表演脱衣舞的地方，他正在拉人进去看呢。”我很好奇，“我

们能进去看吗？”“你吃得消？”他们俩都有些吃惊地看着我，我有些害怕了：“那么算了。”

“该回去了，一点了。”

我们找了车，上车了。

“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还来吗？”

“回国总是从这里走。”

“能多呆几天吗？”

“我想能的。”我说，“我们的同学，有到过这里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从来没有。”

“……你还记得她吗？”我提起一个同学。

“当然记得。”他兴奋起来。一连串地想起了很多同学，有的在上大学，有的大学毕业了，有的去了香港，有的在黑龙江和农民结婚了，还有两个，早早地死了：一个是肝癌，一个是脑膜炎……

“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。”

“十几年了。”

这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他的样子和声音。他是我们班上威信极高的中队长，他总是那么严肃，甚至说相声的时候也十分严肃，然而大家仍然报以热烈的笑声和掌声，因为他有着极高的威信。

飞机下降时，耳膜受到压力，听人说话、自己说话，像隔了一层云雾，朦朦胧胧。旅馆的地、墙、天花板，全是塑料似的材料制作的，一间屋子像个玩具盒子，渔人码头的售货亭前坐了一个女人，那发色、肤色，完全像个假人，而她却是真的，走到她跟前，她忽然动了起来。这一切，都给人一种恍若梦中、不真实、不确切的感觉。

8月31日 晴

一早起来，把房租结算了。一个房间两张床，租金是三十三美元，加上两元小账，共三十五元。昨天从机场到旅社的汽车费是二十元，又是两元小费。两笔开支是五十七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美国的一般生活水准，由此可见一二。

从旧金山到丹佛，在丹佛换机到爱荷华，从机场到爱荷华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。华苓和陈映真一起来接我们。这两位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作家：一个是能把姑娘的感情写得入神入化、若隐若现的作家，本人却是快人快语，娇小的个子，豪爽的风度，眉宇间还深藏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坚毅之气；另一个是外秀内更秀，从容、坦诚、真挚，怀着一种不能不令人折服的信任感。

到达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已是下午五时许，接待人员一见面，就给了我一大堆的数目字：房间号码；信箱号码，需要向左转几次，向右转几次，再转到什么号码；电话号码，打本地前面须加拨几，打外地前面须加拨几；星期几是收垃圾的日子，星期几的晚上有电影；使用洗衣机需塞多少分币……搅得我头昏眼花，干脆什么也不去记它，今后用什么记什么吧！

这是一幢大学的宿舍楼，各国来的作家都集中住八楼，一人一间卧房。房里一床一灯一柜，一个大衣橱将房分隔为二，衣橱后面是一靠壁的长桌，上方有长排日光灯。这是学生用功的地方了，现是我们的工作室。两间卧房当中有一卫生间，一厨房。卫生间内有两个洗脸盆，一个用拉帘隔开的浴盆，一个隔开的抽水马桶，两人合用可以同时同时进行梳洗，互不妨碍。厨房，亦是用餐的地方，有长桌长椅，有煤气灶、水斗、冰箱。水斗的下水孔很大，旁有电钮，一开，孔内有刀旋转，可将剩菜、骨头等弄碎冲走。灶上方有一吸气罩，烧菜时可将油烟热气吸出，因此灶边的

墙，可保持干燥。每一眼灶壳里都留有一星火苗，只需把煤气一开火便着了，关掉时火种仍然不灭。这些小而实用的地方，颇有些现代化的意思。

华苓家离此很近，出大门左转弯，爬上一个山坡，就看见隐在绿树里面一幢红色的房子，门上有中文“安寓”二字。进门上楼，便见迎面的墙上，挂满了大大小小、各国各式的脸谱。一个大客厅当中，在炉前、窗下、楼梯栏杆旁，组成了三个中心。一个酒吧柜后面是餐厅，餐厅后是厨房，前是落地窗，开出去便是回绕客厅的一弯木结构大阳台。屋檐角上是一挂铁马风铃。风声叮当，爱荷华河在远处闪烁，我们举起了杯，为五千年的故国，为未见过面的故人。谢谢啊！华苓，是你织造的这一夜，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页。唉！兄弟姐妹，相见忒难，忒难，须远渡重洋！太湖旁，白塔下，何处不可话故乡？唉，我的同胞，同行。安格尔因风湿转到耳朵，痛得十分厉害。因为我们去了，他勉强起来和大家见面。此时此地说来，这位男主人算是少数民族，也算是中国的女婿。他紧紧依傍着华苓坐着，不断地说：“我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呢！”美国人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，诗人更善于将它溢于言表，于是这夜晚显得更加富于幸福的团聚色彩。

8月31日 晴

丹佛——爱荷华。

到丹佛时，对了一次表，朝前拨了一小时，到塞德莱比茨（Ceder Rapids）时，又朝前拨了一点，到爱荷华了，又拨快一点。一时上，糊里糊涂，再不明白什么是标准时间了。这时间大约是根据太阳与地球的角度制定的，更加精确。可我还是疑惑：标准时间呢？